

记忆中的王龙正

唐新

王龙正是我的乡友，他是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知名考古专家，其两周考古研究方面在国内学术界具有一定影响力。作为乡友，在相识的10几年中我曾多次联系，他给了我不少支持和帮助。

我们的相识，缘于2005年秋湖南长沙四省楚文化年会。当时听了他在会上的发言，虽是普通话，但又感觉夹有很熟悉的乡音。会议间隙专门过去请教，得知他的家乡是邓州市裴营乡和平村，离我的老家仅30多公里，我们是真正的乡友。会议结束后，他告诉我，他主持编写的多卷本发掘报告《平顶山应国墓地》第I卷已基本完稿，届时要送给我一套。

后来，我们一直保持联系。没过几年，听说他得了重病。听到这个消息，我很吃惊，当时他才40多岁，正是工作的黄金期，怎么会突然生病？我专门去看他，见面时，他有些消瘦，声音也有些弱。可谈起考古，他依旧认真，有说不完的话题。他丝毫没有因为病痛折磨而停止学术活动，反而对学术研究更加投入。学术会议他几乎场场不落，在长沙、武汉、信阳、寿县等多地召开的楚文化年会上都能见到他的身影。每次他都将自己研究的新成果提交到会上，与来自全国各地的楚文化专家相互交流探讨。

2012年，原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60年所庆时，《平顶山应国墓地I》上下两卷，终于与读者见面。之后他专门约我到郑州见面并送书，还送了我一本之前他撰写的应国墓地通俗读物《古应国访问记》，并向我详细介绍了应国墓地的相关情况。

平顶山应国墓地，是新中国成立后两周考古重要发现之一，该墓地位于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薛庄乡北洼村滙阳岭上。1986年以来，该墓地共发现了500余座西周国代墓葬。其中，包括几十座应国国君的墓葬，还有不少楚国贵族墓葬。出土青铜器、玉器、陶器等各类器物上万件，有铭文的青铜器就达200多件。该墓地的发现填补了文献中关于应国记载的缺失后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作为该墓地发掘的主要主持人，他从西北大学考古专业毕业后第二年就开始奋战在应国墓地。在几十年学术生涯中，他先后有20年是在应国墓地工地度过的，仅工地日记就写了十几本。他主持发掘的“平顶山应国墓地”荣获1996年度全国十大



王龙正部分学术作品

考古新发现，对该墓地的研究倾注了巨大心血。他生前已申报该课题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几十年来墓地的发掘资料共分西周、春秋、战国、秦汉等五卷本，共数百万字。如今仅出版了第I卷，第II卷已完稿，其他几卷还没有整理完成。

2016年，他的家乡邓州城区在施工时发现了大量宋元时期的瓷器。这批瓷器以瓷片为主，完整瓷器很少。家乡的朋友一直想邀请专业人士来邓州进行指导。他因主持发掘过叶县文集遗址，发现过大量宋金元等各时代瓷器，对古陶瓷也有所研究。2017年秋，他联系著名古陶瓷专家孙新民和方城老乡赵宏一起到邓州详细考察。回到邓州后随即联系我一起考察，当时我因事没有参加较为遗憾。经详细考察和观摩，确认该遗址是一处宋元时期的瓷器遗址，瓷器中窑口很多，还发现不少罕见的邓瓷，周边很可能有窑址，学术价值很高。之后，王龙正又多方联系保护和抢救文物。如今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发现瓷器的周边区域进行勘探发掘。发现了北宋时期的排水设施等重要遗址，再次确认宋代邓州经济发达、文化繁荣，是当时的区域文化中心之一。

2017年底，我因做邓州许庄南朝彩色画像砖专题，专门去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查阅资料时，他帮我联系了资料室工作人员，还专门带我查阅资料。他说邓州出土的这批画像砖很重要，在国内影响较大，当时尽管出了报告和图

录，但现在看来，限于当时条件对资料的整理相当简单。希望我能再深入研究这批资料，将来争取整理一本图录。当时有些需要复印的资料他还亲自下楼帮我复印。资料室的大姐跟我说，王老师身体很不好，活动不便，让我自己去复印。但他却说我跑几百里到院里查资料很辛苦，执意下楼复印。他当时还告诉我几个好消息：他主编的大型田野发掘报告《平顶山应国墓地》II卷已经完稿，年后即可送到大象出版社；另外叶县文集遗址也先期整理了一本图录，很快就能刊印；他当年参与发掘三门峡虢国墓地，应邀写的一本通俗读物《玉柄铁剑》，已交大象出版社，很快就能出版。身患重病10多年来，他一直与病魔做斗争，虽然不能再从事田野工作，但一直在坚持学术研究。他执着的敬业精神深深感动了我，可没想到，这次见面竟是最后一面。

2019年初，听说王龙正住院，我曾联系说抽空去郑州看他。可没想到不久就传来了去世的消息。他是单位公认的好人，淡泊名利，勤于专业。他才50多岁，生前要做的课题还很多。尤其是他最关注的应国墓地报告、叶县文集遗址报告等很多资料都需要他牵头整理，他是带着深深的遗憾离开了人世。当时我未能参加他的遗体告别仪式，甚为遗憾。其间，我专门给家乡邓州文化部门联系，给他的单位发去了唁电，带去家乡人对他的怀念。

近年来，各级政府纷纷加大对考古工作的支持力度，国内考古事业在步入第二个“百年征程”的同时，也进入了高速发展的“快车道”：各级考古机构逐渐发展壮大，考古专业人员队伍日益兵强马壮，各类重要考古发现纷至沓来，优秀研究成果不断涌现。特别是由考古专业机构主导或牵头开展的，将考古工作及专业成果以多种形式主动展演的公众考古活动，为社会公众奉上了一道“精神文化大餐”，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极高赞誉。

纵观各级各类考古专业机构，如何完成“做好研究、做好阐释、做好传播”这份沉甸甸的答卷，是一项今后一段时间的重要任务。总体来说，考古专业机构的立足之本是田野考古，通过田野考古（包括抢救性考古及主动性考古）成果进行系统性的考古研究，以完善本地区文明演化进程，补强关键性节点问题，为中华文明发展进程研究添砖加瓦，便是做好研究。以上研究绝大多数为解决学术问题，如何选择并做出研究成果转化，从理论研究成果“翻译”成公众教育元素，使之满足社会公众对考古的求知欲，并符合社会大众的理解及认知力，便要做好阐释。而传播是对公众考古的宣传深度、受众广度及持续影响力提出了更高要求，要使公共考古的受众在享受这一精神文化大餐的同时，主动参与到宣传中，参与到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和传承中来，达成全社会共同参与、共同保护、共同传承的良好局面。

综合以上，考古专业机构的职能和任务大幅扩充，对机构自身建设及专业人员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更好地布局新的职能版图，完成好新的工作任务，写好新的事业答卷，本文从基层考古专业机构的发展设想展开，对这一问题进行浅薄的探讨，与业内同行共商。

系统培养各类专业人才，形成专业合力

鉴于基层考古专业机构的人才以考古类专业为主的现状，要积极引进一定数量的公共考古类专业人才，或宣传策划类专业人才，由专人负责谋划阐释传播工作，与考古专业人员进行分工协同，提高公共考古宣传效率。加强对现有专业人员的“职后”教育，根据个人研究方向和特点，选派专人参加各类教育培训活动，甚至适度的脱产深造等，也可以提高单位公共考古水平和实力。同时，项目实践也是锻炼人才的最佳手段之一，通过现有的考古现场开放、各类专业讲座等，也可以增加现有专业人员的组织策划、宣传协调能力，从简单做起，向高标准迈进。

着力推进综合研究工作，提供翔实素材

基层考古专业机构的研究定位应首先着眼于解决本地历史文化脉络中的重要节点问题，阐释好作为中华文明体系一份子的本地文明的演进路径。针对这些重要节点及问题，有计划地推动一批本地化的特色课题研究。在这类研究成果基础上，鼓励专业人员开展成果转化，将较为晦涩难懂的专业论文以图文并茂的

PPT、娓娓道来的虚拟故事或者生动鲜活的实践等形式展开，用讲座、讲演或者实践活动等形式推向公众。如此，由本地课题带来的研究成果而转化的公众宣传、教育元素，加之丰富多彩的表现形式，更能够引起本地公众的兴趣及求知欲，使其获得更多的文化认同感，并由此上升并固化对整个中华文明体系的骄傲及认同。

加快实施“考古前置”，合理分配工作重心

基层考古专业机构大部分精力被配合城市建设开展的抢救性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工作牵制，要分配人力、物力开展专业阐释传播，就必须优化抢救性考古工作模式，使之更高效。积极对接属地文物行政部门，贯彻落实《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单位改革的若干意见》中关于“考古前置”的要求，衔接当地政府和相关部门出台“考古前置”政策及相关配套细则和标准。“考古前置”实施后，考古专业人员可以更纯粹高效地投入到研究、阐释和传播工作中去。

充分利用外界及社会资源，联合借力研究

考古工作作为实践学科，要秉持项目就是抓手的导向，凭借基层考古专业机构属地的主动性项目条件，积极对接相关高校，甚至国家级、省级考古机构联合申报项目，统筹协调，联合攻关，借势推进本地项目、锻炼本单位人才。基层考古专业机构还要善于借鉴其他政府部门“社会购买服务”模式，采取政府采购方式，引进社会力量参与到专业阐释和传播工作中。具体可采取分工协作的方式，由单位专业人员提供考古工作及研究成果诸多要素，再由社会力量对其进行分析，选取相应重点内容，策划相关活动形式，再向社会公众推出。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结合自身实际，2021年与某社会策划机构合作推出“‘发现长沙’考古成果分享会”；2022年和长沙市博物馆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国家博物馆、湖南博物院、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相关机构联合推出的“发·现——长沙考古七十年成果巡礼”均采取了此类方式，博采众长，优势互补，以上活动均获得了各级媒体和社会公众的高度赞誉，获得的社会反响及评价均高于预期。

合理加强绩效管理，提高专业人员积极性

随着事业单位管理改革的不断深入，单位绩效管理的主体责任和力度也不断加大，允许合理统筹部分绩效工资，对单位职工进行更有效的督促与激励。同时，考古机构可以积极协调行政管理部门，衔接财政等相关部门，就考古项目参照科研项目模式管理，社科基金管理使用办法、细则等，打通基层考古研究人员申报社科基金“最后一公里”，拓宽考古研究渠道，有效提高研究人员积极性。在开展公共考古项目的同时，积极衔接相关部门，注册相应知识产权，尝试考古类宣传、文创等衍生产品的创意研发推广。

基层考古专业机构如何做好研究、阐释和传播

师磊

美美与共 天下大同

——从《佛光无尽：弗利尔1910年龙门纪行》看龙门

高俊苹

“即便是用一生的时间，我也无法了解龙门造像的全貌。这里呈现了中国伟大艺术时期几个世纪中的作品，任何一个人一生中都无法全面地欣赏。它们的美是变幻无穷的，每次看完后，都会有新的东西出现。这种情况完全超乎了我的理解能力，我得活上好几世才能领会……”这是美国著名艺术品鉴赏家、实业家查尔斯·兰·弗利尔1910年11月11日离开龙门石窟前一夜，写下的一段话，收录在《佛光无尽：弗利尔1910年龙门纪行》（简称《佛光无尽》）一书中。

《佛光无尽》记录的是弗利尔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来中国时，于1910年10月19日至11月14日期间在开封、巩县和洛阳的旅行，以及在龙门考察时所写的日记，附有大量珍贵照片。其中10月29日至11月12日在龙门石窟的考察占据了弗利尔河南旅行中最长的篇幅，也达到了整个旅程的高潮。这本纪行为了解和研究20世纪初的龙门石窟及中国佛教雕塑提供了非常珍贵的一手资料，具有重要的史料和艺术价值。

《佛光无尽》中的龙门境况

弗利尔的龙门之旅，既是一次顶级视觉艺术盛宴的极致享受之旅，也是一次险象环生、困难重重的惊心动魄之旅。

那时的龙门石窟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大小窟龛成为土匪或是流浪汉的藏身之所。弗利尔来到龙门的第一天，就遇到开封府的官员深入调查在这里发生的凶杀案，也让他“相信了龙门除了石像以外，还有吸引其他行业人士的地方。”河南府的副官舒方特意拨给弗利尔考察队六名士兵全程保护，后又增至12名，可见当时的安全隐患。新中国的建立，彻底结束了龙门石窟无人管理的状态。1951年，成立了龙门森林古迹保护委员会，之后调整为龙门文物保管所、龙门石窟研究所、龙门石窟研究院，龙门石窟的保护发生了历史性转变。

从这本纪行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洞窟的漏水现象颇为严重，弗利尔是这样记录莲花洞的：“窟顶有一朵醒目的莲花。莲心周围有巨大的花瓣，还有一些精美的飞天头像。但她们的躯体都被岩间的漏水侵蚀。实际上，漏水留下的水渍覆盖了整个窟顶。”除了莲花洞外，古阳洞、宾阳南洞、宾阳北洞等多个洞窟也有不同程度渗漏水，对石刻造成了极大的损害。洞窟渗漏水是龙门石窟三大病害之一，渗漏水治理既是龙门石窟保护面临的难题，也是保护工作的重中之重。2011年至2016年，龙门石窟研究院实施了“龙门石窟东

西山渗漏水治理工程”，渗水病害治理效果显著，减缓了风化，使洞内造像的保存、展示状态得以良好呈现。

除了自然灾害，一些后期建筑、石膏修补和妆彩也破坏了窟龛造像的原有风貌。弗利尔写道：“宾阳南洞前面的砖结构建筑破坏了洞窟的对称，洞内上方有漏水，用石膏修补过，有些地方原有的彩绘也被后来加的画盖住了。”“可惜的是，最近有人用粗俗的颜色给（宾阳中洞）两尊立佛和一尊观音的头重新上了色，显得很和谐。有些地方还用石膏修补过，用石膏修补过，诸如此类的现象在很多重要洞窟中不胜枚举，读来令人非常惋惜。”

1978年，龙门文物保管所在维修加固宾阳三洞时，拆除了三洞的拱券，使得被遮盖的造像和题记得以重见天日，恢复了洞窟的历史原貌。

《佛光无尽》中的龙门胜境

犹如美人蒙尘，即使身处乱世，饱受自然漏水及人为粉饰的双重破坏，龙门石窟依然难掩她璀璨夺目的光芒。弗利尔对龙门石窟的艺术价值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在龙门的第一天，弗利尔就发出了“它能与任何存世的古迹相媲美”的惊叹。在最后的随笔开篇里写道：“它的吸引力几乎将我淹没。龙门的魅力，使其他石窟黯然失色。”因为对奉先寺的狂热喜爱，他曾四次参观膜拜。据纪行所说，当时登顶奉先寺并不容易，山路“很陡峭”。他对古阳洞更是不吝笔墨，直言“此窟是龙门最吸引我的地方之一，它的魅力很难拒绝”，三次提到“最为喜爱古阳洞”，“在我们最喜爱的古阳洞里，我和裕泰用完了他今天准备的所有底片。”

历尽千山万水，走遍世界各地的弗利尔更是敏锐地捕捉到龙门石窟艺术中所体现出的东西方文明的交融与互鉴，关注到龙门在美学上的重要性及其体现出的雕塑和绘画的完美结合。参观第一天，弗利尔对龙门的最初印象即是“在这里，希腊、波斯、印度与中国的造像和绘画元素奇特融合，和谐优美。”“我随处都能看到庄严的图像和精湛的工艺。每一根线条都有它的意义和存在的原因，这是各种影响交融的结果。”对帝后礼佛图，他更是盛赞道：“我们在其中能找到希腊、埃及，甚至意大利画家波提切利的踪影。但在动态、精美程度、线条的优雅或情绪方面，我想不出任何作品可以与之相媲美。”对奉先寺北壁的天王、力士像，弗利尔由衷地赞誉：“这两尊造像让我想起了更强健的希腊雕塑，以及意大利艺术家米开

朗基罗的作品。比起雅典或罗马的雕塑，我觉得龙门的这两尊造像蕴含了更丰富的想象力，显得更加自然、更有力，个性也更鲜明。当然，龙门的环境是独一无二的。与雅典和罗马一样，历史和传统在这里非常重要。但在龙门，我能感受到一种宗教精神，要比其他这些城市精深得多。”他对古阳洞壁龛“雕刻手法之多样、图案之丰富”更是赞不绝口，直言“或许，一些重要的日本寺庙中的装饰纹样能在这里找到源头。”

弗利尔不吝溢美之词，用不经意的笔触提炼出了数不胜数的“龙门之最”。他称宾阳中洞的地面“是我见过的最精美的地面装饰”，称万佛洞前室南壁观音像“最美丽动人，她在呼吸的活人，而不是一尊石像”，称古阳洞“壁龛的装饰图案十分精致典雅，也是我见过的最好的，小型人像的队列异常精美”。

诗词是语言的最高艺术。在面对龙门石窟这一最高雕塑艺术时，弗利尔情不自禁地多次引用中国古诗词来赞誉龙门。他称赞莲花洞主佛左胁侍菩萨给人以“见人虚脉脉，临水更盈盈”的意境，洞外山脚的泉水令他想起杜甫的诗句“暗水流花径，春星带草堂”。对古阳洞南壁中层双佛龛“可爱至极、超凡脱俗”的美，发出“岸云连鬓湿，沙月对眉生。还如朝镜里，形影两分明”的惊呼，对双佛龛惨遭破坏，发出欧阳修的“物过刺而当杀”的慨叹。当西方的铁路大亨运用中国的古诗词赞誉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不禁令人感叹，正是龙门石窟构筑了这样的中外交流、古今对应的奇观。

弗利尔笔下的龙门美不胜收，今天的龙门依然很美，但是作为长期暴露在露天环境中的不可移动文物，龙门石窟一直处于不断风化的过程中。三维数字技术可以将龙门的美永久保存在下来，自2005年龙门石窟研究院启动三维数字化工作以来，已为敬善寺、药方洞、看经寺等多个代表性洞窟建立了当前认知条件及技术条件下所能达到的最为完备、最高精度的数字档案，这项工作将持续下去，让《佛光无尽》中的龙门之美伫立在流淌的岁月中。

《佛光无尽》中的人文情怀

作为美国19世纪晚期、20世纪早期最重要的中国艺术品收藏家，弗利尔的龙门之旅正值中国造像开始遭到严重掠夺、流散西方之际，然而他并没有从龙门拿走任何文物，只是从伊水河畔收集了39块极为平常的石头，并配以精美的木底座，作为观赏中国画手卷时的镇



使用高精度关节臂三维激光扫描仪对古阳洞进行数据采集



1910年弗利尔考察龙门时的住所，宾阳三洞前建筑



宾阳中洞皇后礼佛图，弗利尔摄于1910年

纸，这体现了他对龙门石窟这一伟大艺术宝库的崇敬、热爱及珍视，令人敬佩。自弗利尔离开后至新中国成立前，龙门石窟经历了史上最黑暗、最惨痛的岁月，遭遇了疯狂的盗掘，大量精美的文物流散海内外。近年，在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和关心下，先后有多件流失海外文物回归。另外，我们积极探索流散文物“数字化回归”的新路径，并将三维数字技术运用于流散文物的原位寻探、数字复位，以“数据聚合”的方式，实现流散文物与造像残存的“身首合一”。

弗利尔在书中感叹道：“和更多的中国人打交道，让我对他们更加尊重，更有信心。有朝一日，他们会恢复数世纪以前的地位，在众多方面引领世界。”

作为龙门石窟的守护者，我们是幸运的。一百年前，弗利尔发出“任何一个人在一生中都无法全面地欣赏龙门石窟”的感叹，今天我们有幸可以倾尽一生来守护她，择一事终一生。一百年前，当弗利尔面对古阳洞的琳琅满目，流露出“我多么希望能借助现代照明设备把内壁和窟顶完整地拍下来”的遗憾，今天我们已采用当下最高精度的数字技术将这一愿望实现。“犹之惠风，萑苒在衣。阅音修篁，美曰载归。”这是弗利尔在日记随笔中的最后一句话，转眼间，时光又已过了百余载。经典的魅力在于超越时空的阻隔，永远可以与当下对话，可以与世界对话。穿越古今，海纳百川，美美与共，天下大同，龙门石窟就是这样的经典所在。